

清代文字獄史料彙編

本社古籍影印室輯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本社古籍影印室輯

「
清
代
文
字
紋
史
料
彙
編
」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④

清
代
文
字
紋
史
料
彙
編

PDG

(清) 戴名世撰

南山集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刻本

戴名世集

PDG

第四冊目錄

南山集 (清)戴名世撰	一
卷三	一
卷四	九七
卷五	一八一
卷六	二四三
卷七	二九七
卷八	三七九
卷九	四四一
卷十	五二三
卷十一	五七三
卷十二	六四五



南山集卷三

桐城戴褐夫著

序

金正希稿序

余少而聞長老多道金正希名不知其何如人也
心志之長而從事於舉業之文見經生所習皆不
是以爲當求之古人歲乙卯偶於書肆廢紙中及
人家敝筐棄不取者求之得金正希稿數十篇甫
讀其一二則大喜曰是當然矣因乞以歸人亦以
其藥物也而不吾吝焉歸而理之多脫落朽敗於

他處搜求補綴得覩其全因裝寫爲一集蓋深幸夫向者之不迷惑於衆人汨沒之途而文章之果有真也嘗習誦讀之但見其獨往獨來吐棄一切非卑論儕俗者之所能曉無惑乎今人之不習也而特其激昂豪宕之氣時見於行墨之中則又私心疑之以爲此何如人乎甯直文士而已哉已而得先生出處大概乃執筆而嘆想像其爲人蓋未嘗不悲其志而壯其節也天人平居談天下之事非不翹然可喜迨以身試焉而畏首畏尾徬徨瞻顧當夫生死之交易節改行苟偷旦夕之命於其

向之言不啻若兩人然則先生之不朽者豈第是區區之制舉文章哉先生遭國家多難腐儒懦夫搖手相戒莫敢出聲而先生深情壯氣不可抑遏功未成而挫折以遇退而家居怕手袴韉以鄉兵保捍鄉里親身行伍之中苦心焦思卒以賈羣小之怒嗟夫當是時居高位據要津者皆譏夫小人其才力足以傾人之社稷而魁奇英偉之才反遭棄擯斥於荒山墟市無可如何而付之一死則其顛覆流離而莫之救豈足異哉豈足異哉古之志士仁人脫然於死生之間非不知事之不可成也

事不成而姑以盡吾心事終不成而又不敢愛吾死先生其可謂志士仁人歟先生之文章氣節並顯於天下距今不過三十年耳天下不知有先生之文亦並不知有先生之人而獨一渺然小生拾其遺文於破麓故紙之間誦之於空山寂寞之內其亦可歎也矣乃書以爲序

陳大士稿序

余評閱有明先輩制舉文章無慮數十家而迫於天啟崇禎之間有兩家並以文顯於天下曰金正希曰陳大士此兩人者皆天授非人力所可及也

大士生於臨川與同郡艾千子俱以古文號召天下當是時釋老諸子之書盛行學者剽竊餽旬背義傷道汨沒其中而不知出蓋文之弊極矣千子慨然憫之取一代之文丹鉛甲乙辨其黑白使天下曉然於邪正知所去取如溺者之遇舟而起病者之得醫而生其功可謂盛矣而能出其才力精魄發古人之未有以推壓一時之豪傑則莫如大士大士之文雄渾深秀挾其髓而去其膚摹其神而盡其變其意義皆破空而出人人皆如其所欲言他人苦心嘔血累日而不能發其一意得其半

詞者大士不待思索伸紙而書書盡而止一藝畢
畢乃更作如是者日數十藝而不竭誠哉其非人
力之所及也千予論文不爽毫髮生平極喜正希
而於大士猶若有憾焉豈以其縱橫排蕩時軼出
於先輩之法之外乎余以爲此乃大士之所以爲
文之豪也而猶以爲譏何哉今夫四子之書言簡
而旨博世故之變盡具其中埋沒於腐辭陳言而
不得見亦猶名山水之幽窅奇怪久爲惡木之塞
其途而穢草之蕪其徑一旦有好事者芟其徑闢
其途飛泉峭壁幽巖好石得以效其奇於人間可

不謂山水之遇乎故吾讀大士之文其嚮往無異正希而存于子之說以自守於先輩之遺而無學大士而失之其於文也或庶幾焉然而未敢必也

方百川稿序

金陵之城北有二方子曰百川曰靈皋兄弟皆有道而能文者靈皋之文雄渾奇傑使千人皆廢而百川之文含毫渺然其旨雋永深秀兩人皆原本於左史歐曾而其所造之境詣則各不相同也靈皋客遊四方其文多流傳人間百川閉戶窮居深自晦匿世鮮有見其文者要其文淡簡亦非凡近

之所能識以故百川聲稱寂寞甚於靈皋頃余家
青溪之涯距二方子四五里而近時時相過從得
盡讀兩人之文往往循環雖誦不忍釋去已又悲
世有佳文使之沉淪里巷之中畧不知恤而紫色
蠅聲世相與尊崇推奉使之志滿氣得以爲當然
良可歎也今年靈皋北遊餽其口於涿鹿而余亦
賣文燕市未有過而問其值者將遂歸老江上灌
園自給與百川兄弟寂寞著書以俟之於後世而
靈皋自涿鹿貽書於余曰知吾兄之深者莫如戴
子是宜爲文以序之嗚呼余自從事於文章舉世

不以爲工獨二方子環堵一室相與咨嗟吟誦人
皆笑之今又以序方子之文也適增其笑而已矣
他日歸當盡取百川之文次第排綴爲闡發其波
瀾意度所以然者且刻之以示於世而余爲聊且
書其梗概如此

方靈皋稿序

始余居鄉年少冥心獨往好爲妙遠不測之文一
時無知者而鄉人頗用是爲姍笑居久之方君靈
皋與其兄百川起金陵與余遙相應和蓋靈皋兄
弟亦余鄉人而家於金陵者也始靈皋少時才思

橫絕其奇傑卓犖之氣發揚蹈厲縱橫馳騁莫可
涯涘已而自謂弗善也於是收斂其才氣濬發其
心思一以闡明義理爲主而旁及於人情物態雕
刻鑪錘窮極幽渺一時作者未之或及也蓋靈皋
自與余往復討論而相質正者且十年每一篇成
輒舉以示余余爲之點定評論其稍有不愜於心
靈皋卽自毀其稿而靈皋尤愛余文時時循環諷
誦嘗舉余之所謂妙遠不測者彷彿想像其意境
而靈皋之孤行側出者固自成其爲靈皋一家之
文也靈皋於易春秋訓詁不依傍前人輒時有獨

得而余平居好言史法以故余移家金陵與靈皋
互相師資荒江墟市寂寞相對而余多幽憂之疾
頽然自放論古人成敗得失往往悲涕不能自己
蓋用是無意於科舉而唾棄制義更甚乃靈皋嘆
時俗之波靡傷文章之萎蕸頗思有所維挽救正
於其間今歲之秋當路諸君子毅然廓清風氣凡
屬著才知名之士多見收採而靈皋遂發解江南
靈皋名故在四方四方見靈皋之得售而知風氣
之將轉也於是莫不購求其文而靈皋屬余爲序
而行之於世嗚呼自余與靈皋兄弟相率刻意爲

文而侘傺失志莫甚於余廻首少時以至於今已
多厯年所謂冥心獨往者至余猶或貽姍笑今
幸靈皋以其文行於世而所爲維挽救正之者靈
皋果與有責焉而百川之文亦漸以流布於四方
則四方之士所賴以鼓舞振起獨在方氏兄弟間
而余亦且持是以間執鄉人之口也於是乎書

狄向濤稿序

自科舉興而士之以功名垂於世蓋少矣夫士之
研精覃思從事於場屋之文以應科舉其得之者
往往登高第爲大官流俗之人相與艷羨之卽其

人亦莫不自以爲功已立而名已成也嗚呼此士之所以無功名也且夫功見於天下名施於後世者占大臣之爲者一代之中正不可多有又其次或效一職建一議卓然爲一世之所倚毗他如濂洛關閩不必身都爵位而功名爲古今之所莫敵此真所爲功名者也世之人求功名之說而不得而以富貴當之舉世之登高第爲大官者皆相與指而目之曰功名嗚乎此士之所以無功名也古者先王之教興士自小學以入大學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莫不犁然具備以故施於天